

重

慶

市

長

驚

風

駭

浪

(三)

楊森

### 李宗仁找我的麻煩

自從我拒絕李宗仁撤換重慶市警察局長的暗示以後，李宗仁就開始找我的麻煩，他聽說我在組訓民衆，辦青年訓練班，他搞不清楚我要幹些什麼，心中惴惴，於是派人去問西南長官公署，要長官公署有關人員打電話問我：

「你在搞些什麼啊？又是組織民衆，又是開班訓練青年學生的？」

「我又沒有用過公家的錢，」我理直氣壯的  
回答：「你們爲什麼要干涉我？」

「那麼，」長官公署有關人員質問我：「你做這些事情的經費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用不着花什麼錢嘛，」我說：「我的目的只是想對保甲認識清楚一些，非常時期，我可以便宜行事。請你們不要干涉我。」

但是李代總統天天逼迫長官公署，硬是要禁止我組訓民衆和青年，無可奈何，我只好一一放棄。

話雖然是這麼說，但是李宗仁滿腦子「我即中央」的想法，地方軍政措施，稍微不合他的意思，他便千方百計的加以掣肘、阻撓，他不斷的給長官公署施壓力，我這一項工作，因而始終無法順利進行，當時的老百姓和青年，由於大敵當前而亟於自保，他們的反共意志非常堅強，而我們竟由於種種人爲因素，不能運用這一股巨大的力量，任讓他們毫無抵抗的陷入鐵幕。不久共匪打進四川，我臨危受命，出任重慶衛戍總司令，環顧四週，無兵無勇，這時候回想我組訓民衆與青年的受阻，真是不勝痛心。

李宗仁、郭德潔這一對「賢伉儷」，他們在重慶的一些表現，有時候確實令人啼笑皆非，他們一到重慶，就住在曾家岩的總統官邸，在那麼樣兵荒馬亂，人心惶惶的時期，郭德潔居然還是一副暴發戶的姿態，在危城重慶也想置一筆產業，她看到劉航琛建在山上的幢大房子很好，立刻就拿出二十萬美金把它買下來，像這樣的豪華在當時重慶的高階層人士中，只不過被大家引爲

茶餘酒後的笑談而已。

這兩夫婦根本就沒有住進那幢大洋房裏去，因為他們前後只在重慶停留二十天，總裁蔣公眼見匪患日亟，憂心忡忡，特地打電報給李宗仁，希望他在重慶多留幾天，等待總裁來渝和他共商國是，但是李宗仁神明內疚，根本就不敢見總裁的面，他接到電報立刻開溜，十一月三日飛南寧，十一月二十日飛香港，旋即潛逃美國去做寓公，將整個大陸輕易斷送，爲我國人丟盡了臉面，十六年後這兩夫婦又被共匪誘騙回大陸，郭德潔不耐折磨，首先自殺而死，李宗仁不久亦抑鬱而亡。

重慶四週防務雖然堅強，可惜大局魚爛土崩，縱有忠貞之士，也無法挽狂瀾于既倒。西南長官公署軍事方面的指揮人員，其運籌帷幄的結果，竟然變成了在爲匪軍製造機會，我們的部隊調離一處地方，不旋踵匪軍便乘虛而入，像這樣的仗，試問叫前方將士如何打法。十一月十四日，總裁蹈險履危，飛抵重慶親自坐鎮，這時候，

(三) 瀟颯風驚長市慶重

貴陽早已撤守，川湘邊境的匪軍，正越過松桃，向秀山挺進，一彪共軍，真的打進四川來了。

總裁一到，不遑休息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，他指示我們，形勢既已至此，當今之計，唯有先行穩定當前的局面，然後再集合重慶附近的部隊打出去，我說我正是這個意見。最高戰略既已決定，於是我們便在總裁的親自指揮之下，分頭進行必要的措施。

總裁的蒞臨，雖曾乍使西南大局出現一線曙光，但就在十四日的當天，前方傳來噩耗，宋希濂大軍不戰而退，川東重鎮秀山宣告易手。

秀山一失，重慶東南的屏障全部撤除，尤有甚者，南面的匪軍已從貴陽仰攻，這兩支匪軍，恰好對重慶展開了鉗形攻勢。先穩定然後再打出去的戰略，無異受到最嚴重的打擊。

情勢逆轉到這步田地，重慶朝不保夕了，當時已經有人勸請總裁及時離開重慶，但是總裁大無畏的精神毫不動搖，總裁在重慶和成都撤退時所表現的鎮定與勇氣，將來在史書中是應該大書特書的。

他不但肯離開重慶，十五日一早，還派他的長公子經國先生親赴前線，鼓舞士氣。

那幾天裏，經國先生風塵僕僕，出夙前線陣地，和經國先生同行的還有曾任內政部長的老將蔣鼎文先生。

經國先生這一次的行程，自綦江折東，循川湘公路到南川，再進抵武隆與彭水之間的要隘江口小鎮，那裏已經是重慶東戰場的最前線了，他在江口找到了宋希濂和陳克非，會商過後，又在

綦江遇見羅廣文，這時他對東南兩線的情況，早已瞭若指掌。

臨危受命衛戍陪都

十八日他們一行平安返抵重慶，急於去向總裁覆命，我攔住他們探問消息，經國先生祇向我搖頭苦笑，連連的說：

「很亂！很亂！」

蔣鼎文先生也告訴我說：他到前線一看，就曉得那些部隊實在不能打了。我問：前方究竟有多少人呢？他回答說二十萬人是有的。聞言我不禁跌足太息，二十萬大軍！二十萬大軍！

我在重慶空着急，因為我無權指揮任何部隊，而我這個副長官兼重慶市長，一向都是難以建立實力的。正在風雨飄搖，徬徨無計，黑衣人彭斌那邊又提出了問題，他自動要求升軍長，還要大量的補充武器。我怕他乘機倡亂，影響治安，只好調停折衝，請長官公署發表他軍長的任命，這時候他自行擴充部隊，手下確實已有三個師的編制了。

爲了想對彭斌有所鉗制，我派了兩個師長，到彭斌的部隊裏去，彭斌竟然拒絕，杯葛這兩位師長到任；退而求其次，我要把這個心腹之憂挪遠一些，我命令彭斌一軍駐防江北，他也抗不受命，大敵當前，兵驕將狂，我唯有徒呼負負！

羅廣文在抗戰勝利以後，便被派在川南督練新軍，當時匪軍進攻四川，他奉命扼守川黔邊境，南川至綦江一線，由於他那支部隊兵精械足，配備精良，國人都對他寄予很高的希望，想不到

他一敗再敗，失南川，棄綦江，新軍風流雲散，十一月二十六日綦江淪匪，共匪幾已兵臨重慶城下。

於是，羅廣文單人匹馬，逃回重慶，一天夜晚，我剛從總裁行轅林園出來，迎面遇見羅廣文，正要進去。我一見他到，就曉得大事不好，當時也不便多問，祇問了一句：你是去見總裁的嗎？他答覆是。

匆匆回到我在山洞的私邸，拿起電話，再打到林園，是經國先生來接的，我劈頭就問：

「羅廣文要見總裁，見到了沒有？」

他一聽這話，像是大出意外，忙不迭的回答

「沒有呀，沒有看到他進來。楊先生，你什麼時候見到他的？」

「剛才不久，」我說：「就在我剛才離開林園的時候。」

經國先生十分訝異，在電話裏連聲的說：奇怪，奇怪。放下電話，馬上派人調查，那羅廣文在林園遇見了我以後，逡巡一陣，遲疑徬徨，大概最後還是覺得不敢去晉謁總裁，於是一個向後轉，溜之乎也。他帶了十幾個人，逃得無影無蹤。

共匪的前鋒，步步向重慶逼近，中央下令，要我臨危受命，出任陪都重慶衛戍總司令，將陳鞠旅、彭斌等部，全部撥給我指揮，並且規定衛戍司令的轄區，包括重慶週圍江巴合長等十幾個縣。我奉命以後，連佈置司令部辦公室都來不及，迅即派人召集十多個縣的縣長，到重慶來開會

，向他們宣佈我將背城借一，保全地方的決心，同時，我即席發表了三位指揮官的新職。

匪軍勢如燎原，大火幾已燒到眉睫，二十八日，南溫泉失守，陪都重慶，等於中門大開，要想拒敵，唯有出諸巷戰死拼一途。當時，總裁蔣公雅容鎮定，照常召開軍事會議，會中議決，重慶撤退。同時決定撤退事宜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，便是各重要軍事設施，應在撤退之前一律爆破，以免資匪。議決案中嚴格規定，破壞工作由軍統局人員負責，舉凡兵工廠、機器、橋樑、彈藥庫等等，都在爆破之列。不過，爆破時間，應由衛戍司令決定後，下令軍統局人員執行。

散會時，人人心情沉重，神色黯然，我因為重責在身，急急忙忙，四處奔走，想在最短暫的期間，能作較週密的佈署。二十九日晚間，共匪已經進佔海棠溪，重砲可以打到白市驛機場，總裁蔣公直到城陷前夕，方始驅車白市驛機場。時近午夜，我的司令部裏燈火熒熒，各單位人員正在漏夜工作，突然之間，天搖地動轟轟的爆炸巨響，震耳欲聾，全市燈光，倏地熄滅，而爆炸聲響還在此起彼落，全重慶都陷於恐怖黑暗之中。這時候，我知道一定是軍統局人員開始執行破壞工作了，我立打電話給軍統局的負責人，詢問爆破的情形。

正在這時，總裁從白市驛機場打電話來，叫我說話，我不及報告，總裁問我：

「你什麼時候走？」

我報告他：

「我想等到最後。」

「也好，」總裁說：「我再把胡宗南的第一軍撥給你指揮。」

「請總裁下命令。」

「我立刻就下命令。」

到這時候我纔想起，這一次別離，不知道要什麼時候能夠再見到總裁，而民國三十六年，我奉命出長重慶，總裁語意深長的那一句：

「有事的時候，我還要來的。」言猶在耳，而大局糜爛，兵敗山倒，轉瞬間西南又是面目全非，無限慨嘆，一陣愴然，我問：

「總裁，我怎麼樣來送你？」

「不必送了，你要善自保重。」

電話裏默然半晌，最後，是一聲輕微的咕嗒，掛斷了。

電線柔腸寸斷，我命令司令部裏點起洋蠟辦公，剛要和陳鞠旅連絡，軍統局負責人又打電話來，問我：

「總司令要不要武器？」

我精神一振，大聲的答覆他：

「當然要。而且，多多益善！」

「請總司令馬上派人來，叫他們搬二十支馬丁尼自動步槍過去。」

「好的，我立刻派人。」

另一架電話機鈴聲大震，我接過來一聽，大出意料之外，居然是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打來的。我驚喜交集的問他：

「健生兄，你現在在那裏？」

「邕寧。」

邕寧，是廣西南部的重鎮，跟我衛戍之的地

重慶，隔有千里之遙，我詫異極了，忙問：

「你跟我隔得這麼遠，這個電話怎麼會打通的呀？」

「我也不曉得，」他在電話裏笑了：「電訊人員到處亂打，居然就給他們打通了呀。」

「總裁已經離開重慶了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他說：「聽說你只有自己想辦法突圍了，我要送你一批武器。」

「你不要開頑笑了，」當時我真的是在這麼想：「你我相隔千山萬水，就說你用飛機運來，或這邊兵臨城下，怎麼等得及？」

「我怎麼會跟你開頑笑，」他急切的說：「

真的呀，武器在飛機場，一共有八千支步槍，兩百挺機關槍，一百門迫擊砲，你趕快派人去取。

不過，」他再三叮嚀的說：「共匪已經接近機場了，這個任務很危險，你千萬不可輕鬆大意！」

我不等他說完，滿心感奮，霍的立起，我高聲的對那電話聽筒說：

「當兵的，還有什麼危險可怕！」

火速派人趕到機場，這一次，使我七竅生煙，暴跳如雷！因為我所派去的人員，不久便垂頭喪氣的空手而回，我驚問他們怎麼樣了？他們報告我說：機場守衛把他們攔在門口，不許進去，守衛部隊的官長說是：再過五分鐘，我們也要撤退了，在此以前，任何人都不准進入機場一步。僵持片刻，匪軍大隊已經在機場附近出現。

### 重慶「最長的一夜」

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，不論是對重慶軍

(三) 浪颯風驚長市慶重

民，抑或對於我個人，都是「最長的一夜」，搶救軍械，加強戰力的努力趨于失敗，我們司令部裏已經聽得見城外的槍砲之聲，就在這閭不容髮的危險分際，我開始定下心来，將總裁撥歸我指揮的部隊，以及我先前已擁有的兵力，再作一次估計與認識。

陳鞠旅是胡宗南的第一軍軍長，編制完整，戰力很強，如果情勢不太混亂，這支勁勁仍還可以掌握。彭斌的那一軍人也由我帶，搞得不好不妨壯壯聲勢，搞不好又是問題。除此以外，前線潰退的散兵游勇，我是既沒有時間，也抽不出餘力來將他們收容整編。

算來算去，唯一可靠的還是我那支已經且戰且走，直奔成都的二十軍，可惜的是他們並不在我身邊，此外，重慶市警察局長陳善周則忠心耿耿，頗有作為，他替我掌握住五六千名可以打一仗的警察。

最長的一夜尾聲已近，東方顯露慘慘的晨曦，戰乎？走乎？我愛心如焚，繞室徘徊，當我焦躁的吹熄第一支蠟燭，又是電話鈴響——

「我是孫震，」他自己作簡略說明：「我在萬縣，聽說重慶情況不明，我特地打電話來問問。」

「德操兄，」我說，「沒有想到我們居然還能夠通話。」

「總司令，」他很着急的問：「你在重慶怎樣？還好吧？你準備要到什麼時候才走？」

「我怎麼樣？」我眺望窗外，火光燭天，隱

隱中似聞哭聲喊道，我悲憤已極，我覺得這個壯烈場景，或許就是為我一死報國所安排，我很沉痛的說：「城在，我在，城亡，我亡！」

孫德操急了，他勸了我很多話，他知道我的堅強意志不易移轉，於是他婉轉的向我陳詞，他的立論是共匪視我為一大目標，因為我從事清共則共最早，共匪自毛澤東朱德以下，吃過我大虧的何止恆河沙數？他說我不應該輕易言死，徒為親者痛而仇者快，最後他說：

「即使你要跟共匪一拼，那你也得有武力才行呀！」

我已恍然有所感悟，電話中不便明言，我只淡然回答他一句：

「看情形再說罷。」

這時候孫震問我：

「總司令，你說我應該怎麼樣？」

於是我對他說：「你先撤到梁山再說。」

「我立刻遵辦，」他很興奮的說：「惠公，我今天夜再跟你連絡，請你指示怎樣連絡法？」

公誼私交，我曉得孫德操很够朋友，他對我在是煞費苦心，因為他一着着的在告訴我，我肩頭職責艱鉅，不容輕言犧牲。

於是我回答他說：

「你先叫重慶，叫不通的話，你再叫璧山。」

孫德操連聲應是，他在電話機裏長長吁了口氣，因為他已從璧山那個地名，曉得我在重慶棄守以後即將北走。

打完這個電話，看看手錶，五點鐘了，電話鈴聲又響，參謀人員報告我說，這是陳鞠旅打電話來向我請示，我很感奮，因為我知道這完全是總裁接受我的請求，他直接下令陳鞠旅，命他自動投效，納入我的指揮系統，以此類推，軍統局撥槍給我，也很可能是由於總裁的授意。

陳鞠旅軍長在電話中口齒清晰，彬彬有禮，他一開口便條理分明，井然有序的向我報告：

「報告總司令，我是××軍軍長陳鞠旅，在電話中向總司令請示：當前情況，本軍有一個師駐防銅鑼驛，另一個師刻正沿江佈防，匪軍昨晚已經進抵銅鑼驛，正與我軍激戰之中。」

天崩地裂一聲巨響

聽到陳鞠旅自動和我連繫，起先我還很高興，然而聽到後來，匪軍已經進薄銅鑼驛了，我不禁大吃一驚。銅鑼驛距離白市驛機場十華里，而白市驛距歌樂山也是千里之遙。重慶全市都在歌樂山高嶺建屋的控制之下，尤有甚者，成渝公路也以歌樂山為倒數第一的險隘，陳鞠旅所報告的情勢未免太嚴重了，我腦際一陣昏眩，此時，我在電話裏指示陳軍長說：

「情況這麼惡劣了，你為什麼不早此報告我？不過，事已至此，多說無益，請你再等十分鐘，讓我考慮一下，再作答覆。」

我寧神片刻，把當前的態勢剖析清楚了，守重慶，根本上已不可能，而此時不走，等到匪軍盤踞歌樂山，重慶市該走，要走，非走不可的人，連一個都走不了。於是，十分鐘限時已到，我

再拿起耳機，命令陳鞠旅說：

「現在的情況，連背城借一這個仗都打不成了，請你立刻準備，二十分鐘之內，我們全部撤退。」

我雖然一連幾日夜沒有睡過覺，當時頭腦還很清楚，我把各部人員的撤退路線，方法，一面頒佈命令，一面說給陳鞠旅聽，我希望他能够集中全力，盡到掩護撤退的艱鉅職責。

我一聲令下，重慶大撤退於焉全面展開。

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貞。那麼混亂的大撤退，簡直是一面漫天匝地的巨鏡，將一切人的真面目，鬚髮畢現，表露無遺，公魔小醜與風作浪，貪鄙者流混水摸魚，——却有一些小人物，他們盡忠職守，終始如一，在最危急的時候，仍能犧牲小我，保全公物。舉一個例，譬如說我司令部裏的幾位電務員，共匪已將入城了，我指示他們撤退路線，命令他們先撤到璧山待命，他們却請求我說：

「電訊室裏許多器材都是新領來的，丟掉太可惜了，可否請總司令派幾個人來幫忙搬？」

當時我正在最緊張忙亂的時候，諸務纏身，千頭萬緒，怎能顧得到這種小事，我當時答覆他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。跟着我便已將這件事情忘記，然而在撤退途中，我又遇見了他們，同時也使我見到了一個非常感人的場面，這些電務員們，他們擠在車隊人潮中掙扎前進，而把我撥給他們的車子，裝載了那些新近領來的無線電器材。

(未完待續)

# 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## 營業項目

|    |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|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火險 | 水險 | 陸上運輸 | 船隻保險 | 汽車保險 | 信託保險 | 竊盜保險 | 航空保險 | 再保險 | 航運保險 | 玻璃保險 | 風地保險 | 電梯保險 | 電機保險 | 營造綜合保險 |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| 營繕承包人意意外 | 責任保險 | 醫師業務責任保險 | 現款運送保險 | 高爾夫球員責任保險 |
|----|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|

地址：臺北市北館前路二十二號

電話：三六五二二 • (線八) 一六二七三三

五〇八三二二